



張茂隆◆著

活著， 比什麼都重要

He that fights and runs away may live to fight another day.

一個突然失去視力的人如何面對生命



高三畢業那年他申請提前入伍，立志要在當兵退役後，實踐自己「成為大學生」的夢想，

然而，在退伍前卻視力急遽退化，經醫生診斷出罹患青光眼，

在治療的過程中動過十一次手術與面對一次又一次來臨的失望，最後卻仍宣告失明！

全家為了生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，

在這段歲月中，他不斷地自我懷疑著：難道我的人生，就是這樣走下去，然後直到結束？

看著父母與支持著他的朋友，生命在他的選擇下開始轉變並重新獲得希望.....

四年前他曾經榮獲身心障礙楷模，由李登輝親自頒獎，

張茂隆要告訴每個人，唯有活著才有希望改變人生與面對更有未來的明天！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活著，比什麼都重要／張茂隆著 —初版— 台北
市：商周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 民90 |
印：—— 公分。
ISBN 957-667-848-X (平裝)
1.張茂隆·傳記 2.視覺障礙·臺灣·傳記
782.886 90002932

活著，比什麼都重要

作 者／張茂隆

採 訪 撰 搞／林婷煜

責 任 編 輯／黃淑貞

發 行 人／何飛鵬

法律顧問／中大國際法律事務所 梁兆誠律師

出 版／商周出版

台北市 100 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電話：(02)23587668 傳真：(02)23419479

發 行／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 100 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電話：(02)23965698 傳真：(02)23570954

郵政劃撥 1896600-4 戶名：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e-mail：bwp.service@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/F、504室

電話：25086231 傳真：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

Cite(M)Sdn. Bhd.(458372U)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

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603-9056 3833 傳真：603-9056 2833

e-mail：citekl@cite.com.tw

封 面 設 計／簡銳壯

電 腦 排 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 刷／鴻霖設計印刷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農學社

電話：(02)29178022 傳真：(02)29516275

■2001年(民90)3月14日初版

Printed in Taiwan.

售價／190元

著作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667-848-X

1200319629

-30



1200319629



活著， 比什麼都重要

K828.6=76
943



一個突然失去視力的人如何面對生命

張茂隆◆著

2011/1/17



民國八十六年獲中華民國第三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得獎人

作為一個人，

難道，我的人生，就是這樣走下去，
然後，宣告結束……？

到底，我真正想做的事，是什麼……？

即使我找到了自己真心想做的事，

但，身為盲人的我，若想在這社會上，為自己求得溫飽與一席立足之地，
似乎除了「按摩——途，仍是「按摩」……。
如此，我該如何走出一條獨屬自己的路呢……？

張茂隆

我——張茂隆

一個典型的務農大家庭子弟

我是一個出生、成長於大家庭的農家子弟。我的老家，位於台北縣海濱的八里鄉。自小，一如所有的農家子弟，除了上學、讀書，我與家中其他的兄弟姐妹們，也要幫忙放牛、割草、餵牛，並協助農忙的長輩們，做些田裡和家裡的雜事。

那時的我，約莫只有六、七歲吧，去割草時，草都還長得比我高！

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，當時常是沒有鞋子可穿的我們，總習慣打著赤腳四處走動。

如此一來，被長輩們趕著去割草時，自己腳底的皮膚，一定會被堅韌的草根給割破，也必然會生起水泡……



至今，我仍記得，在每一個時令進入冬季的日子裡，自己得赤著雙腳，走在冰冷的石子路上，那種感覺，是那麼地寒涼，那麼地令人痛徹心肺……

只是，這樣的口子，童年時候的我們，早就習以為常。

那時的我們，從不覺得過著這種生活的自己，是那種與所謂「好命人」，相距足足有十萬八千里之遙的「歹命人」，並因而對此抱怨連連……

畢竟，我、我的兄弟姐妹，以及與我年齡相仿的同學、鄰居，大家，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呀！

當然，除了這許許多多不為人知的苦，大家庭的生活中，那些無可替代的歡樂，也與這些苦澀的面向，同樣存在於我的腦海裡，那一捲捲滿滿紀錄著童年記憶的膠卷上，留下了極其生動、深刻的印象……

猶記得某一年，某個黃昏，我們幾個兄弟姐妹，由於一時嘴饑，便一起偷吃了媽媽醃好的芭樂。

因為我們對於自己所嚥到的美妙滋味，是那樣地戀戀不捨；是以我們大家，便在不知不覺中，將那些芭樂，吃掉了一大半……

可想而知，東窗事發後，媽媽便要好吃的我們，為這調皮的行逕，付出應有的代價——她要我們排成一列，蹲在家中的曬穀場上，接受她的鞭撻！



現今回想起自己童年時，在這個「一餐共有百餘人一起吃飯」的大家庭生活的種種，真可說是酸甜苦辣，一應俱全……

何，也正是這大家庭生活中的「一切」，日復一日、一點一滴地，塑造了我今日的個性！

一個驟然失去視力的人

如今，失去視力已然數十載的現在，我偶爾回想起那些自己小時候曾經歷的苦日子時，總覺得那些過往在肉體上遭遇的苦楚，實在不算什麼！

於我而言，人生中真正的莫大苦痛，是在我失明之後才開始的……

小學畢業後，我進入開南的初職部就學。

後來，我並繼續就讀同一所學校的高職部。

在校主修商科的我，一直都對「做生意」一事，有著頗為濃厚的興趣；而且，因從小生長於大家庭一這背景使然，不僅令我的個性極為早熟，也讓我自然而然地，早早就了一身「察顏觀色」的高超本領。

高三那年，當驪歌將於校園中揚起之際，在校成績不算好的我，與幾個平素要好的



同學共同商議，大夥兒打算在高中畢業後，先行申請提前入伍；待退役後，再半工半讀，實踐自己「成為大學生」的夢想！

只是，當時如許興高采烈地，與同學一起計劃著各自人生前景的我，始料未及的，卻是——退伍才短短兩週，原先僅因在軍中打靶時，意外發覺自己視力稍有減退，而被軍醫診斷為近視的我，便因當時視力的急遽退化，忐忑不安地前往醫院複診，最後卻被診斷出罹患青光眼，躺上了台大醫院的病床！

而且，此後，一天天地，我漸漸失去了自己以前從未想過可能會喪失的珍貴視力……

我原本正準備迎向陽光的亮麗人生，就此急轉直下——彷彿是一個正要攻頂的登山者，由於無故一腳踩空，瞬間出人意表地，跌入了伸手不見五指的萬丈深淵！

而且，自此，再也無法由永恆黑暗中脫身！

在得知這令人如遭電殛的消息後，在接下來的多年間，我反覆地，接受各式各樣的治療，試圖使我視力日益衰退的雙眼重見光明！

但，這整整歷經十一次手術的漫長歷程，對我那恍若由萬里晴空，倏然跌至幽暗谷底的人生而言，真可謂「嘗試失敗」的同義辭——因為，每一回的手術結束後，只要醫護人員輕輕為我取下覆在眼上的紗布，上天毫不容情地展現在我眼前的無邊漆黑，便意味著這手術，是一再一次的失敗」！



同時，在這樣的過程裡，父母平日辛勤工作所攢下的僅有積蓄，也在每一筆筆所費不貲的中西式醫藥費中，被蠶食鲸吞……

終究，家山經濟墮枯由盡的那一天，無可避免地到來了！

為了我復明希望萬分渺茫的這雙眼睛，我的父母負債累累……

於是，在賣猪頭米粥開始於台灣興起的民國五十年，經濟陷入困境的我們，便全家大小一起出動，來到嚴寒至極的冬天海邊，齊心協力地，竭力撈捕著所有我們可能捕獲的鰻魚苗——我們希望藉此，能多少貼補家中早已垂急的經濟狀況。

那個冬天，屬於我的這雙眼睛，已近全盲……

直到多年後的現在，我都還牢牢地記得，當時，我們一家人，在強烈寒流不時來襲、氣溫僅有攝氏七、八度的低溫中，為了御寒，每個人都在身上，穿了雨衣、棉襪、兩件長褲，並唯恐半時價於赤裸的雙足，不堪夜半冰冷海水的侵襲，也在腳上穿了布鞋；然後，各自強迫累了一整天的日出，打起精神，走到海邊，在夜深人靜的海裡，一次又一次地，努力搜尋著鰻魚苗透明而微小的身軀，撈捕牠們……

雖說家裡的每一個人都，至此，身子骨已極度疲累；可為了籌措讓我持續治療雙眼的費用，我們不得不然……



況且，所有的厄運，並不僅止於此！

失明前的我，只是個十餘歲的少年。

那個年僅十餘歲、每天得為生活溫飽掙扎的少年，心裡在茲念茲的事，正如所有活在這紅塵俗世間的人們一樣，不外乎「長大以後，我想做生意，賺大錢」！

然而，當那個少年，經歷了這段名為「治療」，但實為「長年品嘗失敗滋味」的過程，他年輕的意氣飛揚與雄心壯志，就這樣，被完完全全磨耗殆盡……

那段時日，每一天，我僅僅是苟延殘喘，猶如行屍走肉地活著。我的日常生活中，只剩下「肚子餓了，就吃；心情煩悶，就出門走走」這兩件事……

我不是沒想過，要趁自己到海邊散步時，順道以死亡了卻殘生。甚至，每當我步出家門，我的父親，都會偷偷地跟在我身後，並向海防打聲招呼，請他們代為留意我的行蹤……

只不過，活得了無生趣的我，竟連死去的勇氣，都付之闕如……

與童年時代，那些僅是欠缺物質的日子相較，此刻，我才瞭解：精神層面遭逢的苦，才是真正 的苦！



一個感恩知足且隨遇而安的人

之後，雖然極為幸運地，進入盲人重建院重作學生的我，在機緣巧合中，遇上了群與我相當投契的好老師、好同學，並使我先前跌宕起伏甚鉅的心情，在這段期間逐漸有所調整，也在此習得了我日後藉以謀生的一技之長；但，我也必須承認：由於家中的經濟狀況使然，是以在我回到盲人重建院擔任教職之前的多年間，我是個一心只想「賺錢」的人！

我清清楚楚地記得，自盲人重建院畢業後，便一帆風順似的，被安排前往北投，從事同學們欣羨不已的按摩工作的我，到後來，總是一面工作，一面不斷地在自己的内心深處，暗自懷疑著、思索著：

作為一個人，難道，我的人生，就是這樣走下去，然後，宣告結束……？到底，我真正想做的事，是什麼……？

即使我找到了自己真心想做的事，但，身為盲人的我，若想在這社會上，為自己求得溫飽與一席立足之地，似乎除了「按摩」一途，仍是「按摩」……。如此，我該如何走出一條獨屬自己的路呢……？



有沒有可能，在這社會上，還有另一個空間，在那兒，人與人的關係，能夠有些許調整，讓這社會上的每一個人，都能得到最基本的尊重……？

所以日後，當我遇上了一次難得的機緣，讓自己揮別在北投收入甚豐的按摩工作，再度走進盲人重建院，並轉換身分，成為盲人重建院的教師時，它，便成為我失明後的人生途中，一個特別重要的轉捩點！

回到盲人重建院任職教師，除卻讓我擁有另一個新的機會，能將自己在按摩工作中，總是身體力行的「在為客人按摩時，一定要站在客人的立場，來為對方著想」這觀念，更積極地傳遞出去之外；在此同時，我也期盼為人師表的自己，能藉由自己以往曲折折地走過的心路歷程，來幫助我的每一位學生，讓與我同樣失去了寶貴視力的他們，都能更積極地面對「按摩」這份工作，以及自己的人生！

也因自己在過去的許多年間，總無時無刻，一口口地品嚐著那些和著淚水吞下的精神之苦，致使後來終能自失明的黯然中，挺直了身子站起的我，成為一個「欲望很低」的人——

「隨遇而安——這四個字，適足以代表我現在的生活態度！」

而這一路緩緩走來，我只能說，真的是許許多多（我不一定記得姓名的）社會人士



贈給我的「情」，才改變了我喪失祝力後原有的人生觀！

對自己如今擁有的切，我很感恩，也很知足……

一個眼前有光明的人

老實說，我對自己現下的生活，已相當滿意！

因為，現今，我所置身的環境，以及我所擁有的切，品質都比以往，要好得太多——甚至連我日常的吃、穿，也都比我童年時代過農曆新年時所吃的、穿的，要來得精良許多！

再者，往昔，身為農家子弟的我，經得不畏日曬雨淋，或頂著正午的烈日，或冒著狂風暴雨工作；然而，現在，我的工作環境，夏天有冷氣、冬天有暖氣，較之往日的生活，已不可同日而語！

這樣的日子，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足以挑剔的……

倘使真要說我還有若何冀望，那應該就是——我期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將我的兩個小孩順利撫養長大——我期待他們兄弟倆，能自然而然地，順著他們各自的天性成長、發展；有讀書的天份、適合讀書，就儘可能供他無後顧之憂地讀書；否則，就讓他



們擁有健康的體魄，並有讓未來的他們，能在這社會上自力更生的專長。

此外，也希望自己與太太，能有些許得以安享天年的養老金……

今後，若真能做到這些，我的這一生，也就無有任何遺憾了！

而帶著這一路走到今天的心情，來面對社會的我，只覺自己在個人的溫飽之餘，若有能力，能多為這社會付出一些什麼，一如這些年來，諸多社會人士待我的那樣之時，我就會盡力地去做好這些事。

只因接受過眾人難以數計的幫助的我，總深深地覺得，我們人生在世，不是要用以「成就自己」，而是要讓自己「鼓勵別人」呀！

說來或許令人難以置信，但，如今，失去視力多時的我，雙眼雖再也不能見物，可我的眼前，卻隨時隨地，都有一盞明燈亮著，令長年置身黑暗中的我，確確實實地，見到了「光明」的存在！

這盞燈，除在我闔眼睡去時，便自行滅去，平常，只要我一睜開眼，它，便會同時在我眼前亮起！

日日陪伴著我的它，恍如總隨著我的心緒起伏，在冥冥中引領著我，繼續在自己的人生路上，步伐穩健地邁向前方！



是的

我的眼前，既然圓滿了，盡光明，我的人生，還有什麼值得擔憂的事呢？

前 言

015

